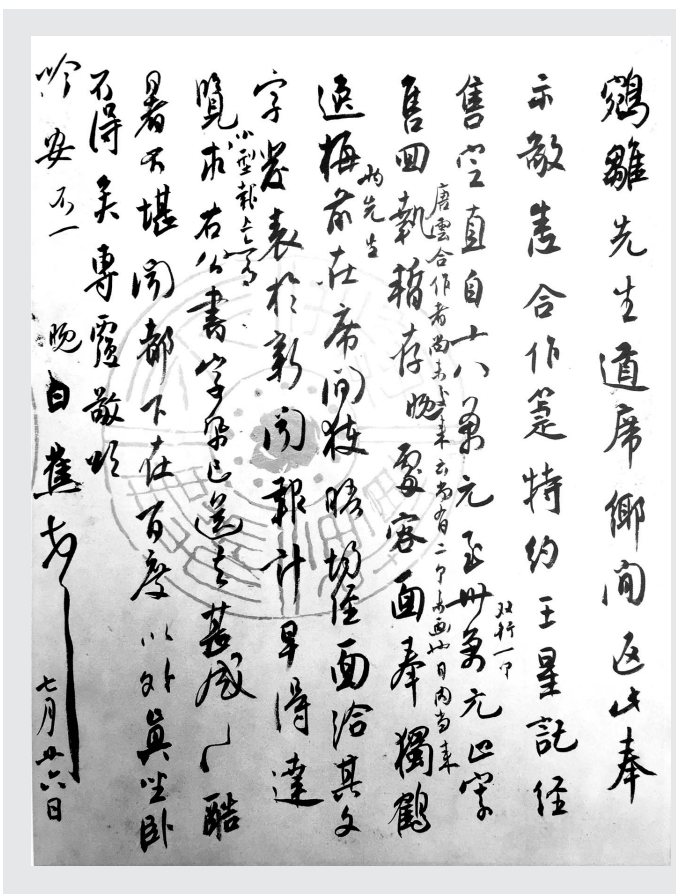


惊倒扬州郑板桥

——白蕉致姚鹓雏



未画也。日内当来)。独鹤、逸梅两先生前在席间获晤，均经面洽，其文字发表于新闻报，计早得达宽(小型报上亦有)。求右公书字纸已送去，甚感、甚感。酷暑不堪，闻都下在百度以外，真坐卧不得矣。专覆敬颂

吟安！不一

晚白蕉顿首七月廿六日

这段时期白蕉与鹓雏先生的书札往还，多是以诗奉教、郅正之类，还有就是白蕉数次托鹓雏先生代请“右公”或“麟翁”书法以及白姚之间书扇合作事宜。过去文人之间的诗词教正奉答，也就是一种同道友好间的交往，其实并非真的求教。鹓雏先生年长于白蕉十五岁，就当时来看，其文坛资历和诗文成就等都较高，故白蕉书札皆以晚辈礼待之，极其恭敬。

此信主要是述鹓雏先生与白蕉合作书画扇让王星记扇庄寄售事，前已有函两涉及。至于定价十八万、三十万云云，实际并无如此昂贵，估计也就相当于此前的几十元吧。须知那时正值内战期间，国内通货膨胀急剧上涨，若是到一九四八年八月后金圆券的发行，那物价更是高得离谱，几亿元的大钞如同废纸，当时如果买纸糊墙，还不如直接把纸而直接用来糊墙更合算。信中提及“独鹤、逸梅两先生”，可能是让郑逸梅撰文介绍，于单独鹤主政的《新闻报》上发表事。同时又再次提到了“右公”求墨宝事，猜想其时鹓雏老任职于南京，与于右任先生相近也时有交接。信末的“酷暑不堪，闻都下在百度以外”，当是指南京的华氏气温，一百度以上就是今天的摄氏三十八度高温也。

欣赏白蕉的书札墨迹，真是可见其风采采流丽、挥洒自如的状态，从这些书信中我们可感到其字风格俊逸、笔法精熟，已到了自由王国之境，尽管不是书法的展示，而是朋友间的函札，但展现给人们的却是至高的艺术享受，流畅中不失韵味，刚健中不乏婀娜，风流萧散，意趣高远。应该说白蕉书法，将“二王”的手札融会贯通，不仅是《丧乱》《二谢》，其他如《奉橘》《何如》《孔侍》《得示》《鹤群》等等，他可以说是尽得神髓，难怪沙孟海先生评之为“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”也。

传说中白蕉为人清高孤傲，不从流俗。建国之初，柳亚子为他写信推荐给华东军官会主管文物处的徐森玉，让他自己带着信去谈，但白蕉却从未将柳亚子的信示人。他自恃才高，评包世臣、康有为的书法，极尽挖苦毒评之辞，说“包慎伯草书用笔，一路翻滚，大是卖膏药好表演花拳绣腿模样。康长索本是狂士，好作大言欺俗，其书颇似一根烂绳索”。足见其心高气傲，大有睥睨左右之态。故陈巨来的《安持人物琐忆》中将白蕉也列为“十大狂人”之一，然而却并未写出什么具体的“狂傲”故事，只是含糊地说他可能“对沈尹默云云，似太对沈老过份一些，使沈老大大不怗”。

白蕉对沈尹默的态度究竟如何，众说纷纭无可定说。但在白蕉致姚鹓雏的书信中，有一标“二月十八日”之信，曾问及尹默先生，并希望获得承教，恳鹓雏公为之介绍。可见白蕉还是颇尊重沈尹默这位帖学前辈的。至于后来他们同在一个画院，是否有其他误会，因无具体事例，只能暂且存疑。如今，随着白蕉书法的逐渐被重视，白蕉的书学地位也屡被提出，作为当代的帖学代表人物，常常会有人将白蕉与沈尹默先生相提并论，或尊白抑沈，或尊沈抑白，真是“梅雪争春未肯降”矣。不过就我个人以为，白蕉的书札体自然可称“天下第一”。要胜沈一筹，然而沈尹老不仅是二王行草，其精妙绝伦的晋唐楷书以及魏碑。隶书以及自我的风格塑造，却是白蕉所不及。此也可谓“梅须逊雪三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”也！

认为，“诗书画印”的排列，可能是无意中的习惯，但它却暗藏着一个学艺递进的顺序。诗文是学问，书法是基础，有此二者，方可进一步学画或学印。白蕉其实以书法成就最高，画而次之。他的画虽题材有限，独擅兰草竹子，然逸笔草草，风标独立，也极具文人画之神韵。曾与高野侯、石中伽并称，得“白蕉兰、石伽竹、野侯梅”之美誉。画家好友唐云有诗赞之：“万派归宗漾酒瓢，许谁共论醉良宵；凭他笔挟东风转，惊倒扬州郑板桥。”

想来也颇有趣，既然画兰“惊倒板桥”，写字直抵“钟王”，难道做诗能追“李杜”乎？尽管尚未有人如此评说，但为何自以为“写诗”要超过“书画”？这使我想起了齐白石，虽然大家都认为他的书画篆刻成就明显要高出他的诗，但齐白石自己的排列顺序却是“诗一、书二、画三、印四”。在此，白石和白蕉，其实皆异口同声地表达了一个意思：就是更看重书家的学问，他们不希望是一个只会画画写字的艺术家。

说到写诗，白蕉倒是与一位前辈乡贤非常交好，时常过从请益，诗稿往还。这位忘年交即南社著名诗人姚鹓雏先生。姚鹓雏是松江人，曾就读于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，师事著名文学家林琴南先生，能小说，善诗词，精书法，民国时曾任江苏省省长陈陶遗秘书，还于东南大学、南京美专等多所学校教授国文，一九四九年之后为上海文史馆馆员，并任过松江县委副书记。白蕉与姚鹓雏有一段频繁的通信交往，时间约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三年前后。上海书画出版社曾编有一册《白蕉与姚鹓雏先生信札选》，此书我无，但我手边则有一本《姚鹓雏先生师友唱和笺札拾珍》，同样也收录了近二十件白蕉致姚鹓雏先生的诗稿信札，其中一通信札如下：

鹓雏先生道席：乡间返此，奉示敬悉。合作笔特约王星记经售，直自十八万元至卅万元(双行一个)，止寄售，回执暂存晚处，容面奉。(唐云合作者尚未交来，云尚有两个

厘米

陈献章是由使用茅龙笔作书而著名，“山居，笔或不给，束茅代之。晚年专用，自成一派。”陈献章一生屡试不第，隐居不仕，其晚年居广州新会白沙村，又称白沙先生。其书风苍老劲利，清新刚毅，可谓别具一格。茅龙笔并不柔软，故字迹较硬而少妖娆之态。后来也有人使用茅龙笔写字，但都模仿不出陈献章特有的书法。

在画坛上与文徵明、唐寅和仇英同称为“明四家”的居首人物沈周，虽是“吴门画派”的领袖人物，在书法上也有相当造诣。《明史》称沈氏之书仿黄庭坚，彼时吴宽也说“启南(沈周字)所藏黄书(指黄庭坚之书)数种，予尝获遍览”，由此可见沈氏学黄是直面真迹的；这般时所难见的学书一式，如方法得当，则更可使沈氏得尽真传。书画之间，沈氏创作自然以画为主，从流传至今的沈周书法看，人们所熟识的具有明显黄山山谷风倾向的，应以沈氏四十之后的作品为多。

在明代前期书坛，有两位在书学上专师一家不择另格的典型人物，一位是上所述直宗黄庭坚的沈周，而另一位便是忠实追摹“宋四家”之首苏轼的吴宽。彼时吴宽的地位很高，工书法，有诗名。吴宽的书法酷似苏东坡，但个性风格看虽无创意可言，然这迥异于时的审美立场所反映的崇尚宋人意趣的另种艺术观念，客观上却影响了当时书坛的创作趋向。

明代前期还有一些官位显赫不享名于书法的学人之书，成化十一年进士、武宗时由户部尚书迁升文渊阁大学士的王鏊便是此中代表人物。王氏之书获晋唐气格，长于行书和草书，体势瘦劲冷峭富有个性。其可贵处在于绝去时风之弊，然与同时诸家相比终难立起一帜。

(未完待续)

王德彦

海派书家捭谭(十一)——沈曾植

沈曾植(1850—1922)，字子培，号翼斋，别号乙盦，晚号寐叟，晚称翼斋老人、东轩居士，又自号逸斋居士等。浙江嘉兴人，出生于北京。沈曾植博古通今，学贯中西，以“硕学通儒”蜚振中外，被誉为“中国大儒”。光绪六年(1880)进士，以主事观政刑部，鉴贵州司行走，后转江苏司郎中，在刑部约18年。1898年沈曾植受聘于两湖总督张之洞，执掌武昌西湖南学。之后又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(即今外交部)章京之职。1901年，盛宣怀聘沈曾植任上海南洋公学(上海交通大学前身)监督(校长)，任此职位大约只有半年时间，即从1901年10月至1902年春。时间虽然不长，但沈曾植上任甫始即致力于校务整顿与师资的安排，主张中西文并重，改革旧貌，办好特班，成绩卓著。1906年，进擢为安徽提学使，署理安徽布政使，并护理巡抚。1910年6月，沈曾植“因得罪贝子载振而告退。沈为官清廉，在皖五年，深得民心，归时，行李仅载书十万卷。秋，回到上海，离开封路正修里”。这是沈曾植寓沪时间的开始，书法史书多云沈曾植在辛亥革命后寓沪，是不准确的。民国四年(1916年)乙卯春，识王国维于沪上，朝夕亲炙，穷研苦造，助王观堂能集古今之大成。1917年5月，沈曾植参与张勋的复辟运动，“五月初七日，沈闻张勋领军北上，抱病携子北行，声援复辟。十三日，逊帝复辟，援沈为学部尚书”，复辟失败后，沈曾植“乘船南还沪上”，还京都二月余。1922年11月21日，病逝上海。从由院隐庐，前后寓沪有10余年之久。沈曾植与郑孝胥、姚文藻等相往还，慷慨时事，语多嫉俗，谈新学者，因为上海“宗社党”(也即君主立宪维持会)之重要人物。

沈曾植是书法大家，受到当时书法界的推

又到每年“两会”时，可能是因为喜欢书法的缘故，对出席全国“两会”的书法家们较为关注，总想看看他们针对书法讲了些什么？又提了些什么？

今年“两会”可以说将书法推到了新闻的焦点，百余名政协委员联名倡议，写好中国字，做好中国人。中国书协主席苏士澍作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，呼吁“学好汉字，写好汉字，已成为关系到中华文化自信、优秀传统文化传承、民族凝聚力提升甚至国家文化安全的大事，全体国民都应该对此高度重视”。后又在“政协委员谈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”的记者会上，他再次强调“落实国家传统文化传承工程，书法进课堂必不可少”。书法在“两会”上这样有头有脸或许还是第一次，真的不容易！

据悉，苏士澍先生为了这个提案时达八年，奔走疾呼。在2009年3月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上，当时他作为全国政协常委、全国政协书画室副主任、国家文物局出版社社长就作了题为《加强青少年汉字书写教育刻不容缓》大会发言，这为推动“书法进课堂”做了一个重要铺垫。后来，参加“两会”的书法家们又陆续提出了《关于加强青少年汉字书写的提案》《关于在义务教育阶段加强汉字书写能力的提案》《普及书法基础教育，让传统的书法进入中小学生的教育课堂成为学生的必修课程的提案》《关于进一步落实书法教育进课堂的提案》以及建议通过立法设立“汉字书法日”，呼吁青少年练毛笔字、学繁体字和继续推进中小学书法教育的意见等。应该肯定，多年来参加“两会”的书法家们一致在努力着，他们为中国书法的教育与发展积极建言献策，参政议政，促进了中国书法教育的改革，可谓功不可没。有的提案和建议也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采纳，同时出台了不少书法教育方面的配套措施和纲要。比如，2011年8月国家教育部下发了《关于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见》；2012年教育部举办了首届书法教育与创作高级研修班；2013年1月教育部又公布了《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》；2014年3月教育部印发了《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》；2015年教育部下发了《关于2015年义务教育书法教学用书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；2016年底教育部提出将书法课本列为国家教材，成绩纳入中高考系统；今年，在“两会部长通道”上，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要拓展校园文化，传统戏曲、国画、书法、中医药、传统体育、武术、太极都可以进校园。前不久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《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》，从国家战略高度强调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，进一步“推进戏曲、书法、高雅艺术、传统体育等进校园”。

“两会”为书法教育与发展注入了生机活力，同时，也提醒着我们“艺术改变中国，既需要通过作品影响人们的审美趣味，也需要从上层建筑入手，扩大艺术在公共政策中的话语权”。《雅昌艺术网》开设一个栏目叫“艺术问政”，主要聚焦出席“两会”艺术家们的提案与专访，不过，这个栏目也仅是提案的收集，没有去跟踪提案，当然，跟踪是需要努力的。“艺术问政”或“书法问政”要重在“问”上，问出下文，问出实效，问出责任来。

近几年，“书法问政”已成为“两会”一种独特声音，“书法问政”在持续，官员的措施与办法也在不断跟进，但是，笔者仍然觉得“落地”的声音还是不够大。所以，让苏士澍主席再次为书法教育亟需解决的难题而呼吁，他说“去年一年多的时间，我走了二十多个省将近上百所学校，良莠不齐。影响书法进课堂的原因是什么？还是缺老师”。看来“红头文件”落到实处是需要时间的，所以，有人说“老提案议案”见证了改革的艰难。关于书法艺术教育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“老提案”了，已成为参加“两会”书法家们屡次提及的热词。不过，书法人就是有这么一股理性与执着的精神，把“老提案”当做钻研书法来做，也深知这个历程的漫长与艰辛。

在“书法问政”的同时，有时也可以问问我们自己，展览评审如何？创作能力怎样？协会发展如何？在“两会”期间，不知大家是否留心过或闲时去百度一下，就会发现有不少“赶场子”的展览，什么“两会”特别推出的艺术家，“两会”重点推荐的书法家，看看他们的作品您又会作何感想呢？

联写在五尺宣纸上，“岑勋饯别陶潜，金沙铸断肋薪批。”题跋者有马一浮等16人。沈曾植的书法艺术影响和培育了一代书法家，为书法艺术的复兴和书法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如于右任、马一浮、谢无量、吕凤子、王秋湄、罗复堪、王遽常等一代大师皆受沈书的影响。

《书林藻鉴》认为：“寐叟书，工处在拙，妙处在生，生人处在不稳”。“拙”与“生”都是视觉效果陌生化的结果，是沈曾植大胆作书，可以求生的结果。而“不稳”之源头有可能来自于米芾。沙孟海先生在《近三百年的书学》中把沈曾植的书法列为“帖学”的殿军人物是有道理的。沙孟海称沈曾植“是个学人，虽然会写字，专学包世臣、吴熙载一派，没有什么意思的；后来不知怎的，像瞎子悟道般的，把书学的秘奥一旦豁然贯通了”。这“豁然贯通”的就是碑与帖。这与王遽常先生在《忆沈寐叟》中称“先生生前先以书法为余事，然刻意经营，竭尽全力，六十四岁始意写字。至七十三岁去世，用力极勤，遂卓然成为大家”。二说大同小异，同的是称沈曾植大器晚成，不同的是一说沈中年之前“没有什么意思”；一说是“刻意经营，竭尽全力”。据沈曾植的生平经历来看，王说更接近些。

沈曾植认为“无相杂而生文，物相兼而数颐”，这不仅可以看做是沈曾植的学术观，也可以说是他的书学观。沈曾植早年精研帖学，汲取众家，后转工碑学，最终以碑帖结合而成书坛大家。至于学者指出碑与帖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，如草书者又想流畅通达，又要雄奇角出是不太可能的。但曾熙认为沈曾植的书法特征是“生拙”和“不稳”，而这“生拙”的线条无疑是来自碑学，“不稳”的结体则是来自于帖学大家米芾。

「书法问政」仍需努力

简斋

简斋闲语

上海博物馆藏历代法书述略(六)

继2016年《上海书协通讯》连载《上海博物馆藏历代法书述略》以来受到读者朋友的好评，现将刘一闻先生最新整理述略刊载，以供读者。

明初书家普遍受到赵孟頫的沾溉，彼时，众书家虽追求魏晋古朴之风，然都难脱出赵字清秀婉雅书风的门径。永乐朝的“二沈”(沈度、沈粲)也取法赵书，但因流于齐秀板正，反成“馆阁”一体。张弼为明代前期活跃于成化年间的书家，擅长草书，从他的创作风格看，应是变元人蕴藉有度为狂放外张书法风貌的代表人物。这个时期从张旭、怀素唐人草书正脉而出的，还有与宋克合称“二宋”的宋广，以及稍后的宋珪、陈璧等。

《行书春兴八首诗卷》

明刘基纸本纵34.2厘米横76厘米

刘基即刘伯温，是辅弼朱元璋的明代开国元勋，为当朝多有献策。他通经史，精天文，善诗词。史上记载其书风学习二王，也有学者认为他更多地受赵孟頫影响。

《草书唐人诗卷》

明宋克纸本纵27.5厘米横498.7厘米

宋克也是明代早期的重要书家，此为其34岁时的作品。他学书于元代书家饶介和康里巎巎，康里氏作品中时有草草笔意，宋克对此多有传承。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书作中以章草入狂草的创意表现，历史上的草书通常字和字之间不相连绵，而宋克将其书写成笔意连绵且更具艺术特色的章草一体。其代表作《急就章》册现藏于故宫博物院。

《行书诗卷》

明陈献章纸本纵27.3厘米横514厘米